資治通鑑/卷05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十三 ◄

資治通鑑
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

► 卷五十五

起強圉作噩，盡昭陽單閼，凡七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54卷

【漢紀四十六】 起強圉作噩，盡昭陽單閼，凡七年。

孝桓皇帝上之下永壽三年（丁酉，公元一五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未，赦天下。

居風令貪暴無度，縣人朱達等與蠻夷同反，攻殺令，聚眾至四五千人。夏，四月，進攻九真，九真太守兒式戰死。詔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。

閏月，庚辰晦，日有食之。

京師蝗。

或上言：「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，宜改鑄大錢。」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。太學生劉陶上議曰：「當今之憂，不在於貨，在乎民饑。竊見比年已來，良苗盡於蝗螟之口，杼軸空於公私之求。民所患者，豈謂錢貨之厚薄，銖兩之輕重哉！就使當今沙礫

化為南金，瓦石變為和玉，使百姓渴無所飲，饑無所食，雖皇、羲之純德，唐、虞之文明，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。蓋民可百年無貨，不可一朝有饑，故食為至急也。議者不達農殖之本，多言鑄冶之便。蓋萬人鑄之，一人奪之，猶不能給；況今一人鑄之，則萬人奪之乎！雖以陰陽為炭，萬物為銅，役不食之民，使不饑之士，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。夫欲民殷財阜，要在止役禁奪，則百姓不勞而足。陛下愍海內之憂戚，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，猶養魚沸鼎之中。棲鳥烈火之上；水、木，本魚鳥之所生也，用之不時，必至焦爛。願陛下寬鍥薄之禁，後冶鑄之議，聽民庶之謠吟，問路叟之所憂，瞰三光之文耀，視山河之分流，天下之心，國家大事，粲然皆見，無有遺惑者矣。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，民眾而無所食，群小競進，秉國之位，鷹揚天下，鳥鈔求飽，吞肌及骨，並噬無厭。誠恐卒有役夫、窮匠起於板築之間，投斤攘臂，登高遠呼，使怨之民響應雲合。雖方尺之錢，何有能救其危也！」遂不改錢。

冬，十一月，司徒尹頌薨。

長沙蠻反，寇益陽。

以司空韓縯為司徒，以太常北海孫朗為司空。

孝桓皇帝上之下延熹元年（戊戌，公元一五八年）

夏，五月，甲戌晦，日有食之。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「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」。冀聞之，諷雒陽收考授，死於獄。帝由是怒冀。

京師蝗。

六月，戊寅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大雩。

秋，七月，甲子，太尉黃瓊免；以太常胡廣為太尉。

冬，十月，帝校獵廣成，遂幸上林苑。

十二月，南匈奴諸部並叛，與烏桓、鮮卑寇緣邊九郡。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。龜臨行，上疏曰：「臣聞三辰不軌，擢士為相；蠻夷不恭，拔卒為將。臣無文武之才，而忝鷹揚之任，雖歿軀體，無所云補。今西州邊鄙，土地□脊□角，民數更寇虜，室家殘破，雖含生氣，實同枯朽。往歲并州水雨，災螟互生，稼穡荒耗，租更空閟。陛下以百姓為子，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！古公、西伯天下歸仁，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乎！陛下繼中興之統，承光武之業，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。且牧守不良，或出中官，懼逆上旨，取過目前。呼嗟之聲，招致災害，胡虜凶悍，因衰緣隙；而令倉庫單于豺狼之口，功業無銖兩之效，皆由將帥不忠，聚奸所致。前涼州刺史祝良，初除到州，多所糾罰，太守令長，貶黜將半，政未逾時，功效卓然，實應賞異，以勸功能；改任牧守，去斥奸殘；又宜更選匈奴、烏桓護羌中郎將、校尉，簡練文下，授之法令；除並、涼二州今年租、更，寬赦罪隸，掃除更始。則善吏知奉公之祐，惡者覺營私之禍，胡馬可不窺長城，塞下無候望之患矣。」帝乃更選幽、并刺史，自營、郡太守、都尉以下，多所革易。下詔為陳將軍除並、涼一年租賦，以賜吏民。龜到職，州郡重足震慄，省息經用，歲以億計。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，以討匈奴、烏桓等。匈奴、烏桓燒度遼將軍門，引屯赤阬，煙火相望。兵眾大恐，各欲亡去。奐安坐帷中，與弟子講誦自若，軍士稍安。乃潛誘烏桓，陰與和通，遂使斬匈奴、屠各渠帥，襲破其眾，諸胡悉降。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，乃拘之，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。詔曰：「《春秋》大居正；車兒一心向化，何罪而黜！其遣還庭！」

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，譖其沮毀國威，挑取功譽，不為胡虜所畏，坐征還，以種暠為度遼將軍。龜遂乞骸骨歸田裡，復征為尚書。冀暴虐日甚，龜上疏言其罪狀，請誅之，帝不省。龜自知必為冀所害，不食七日而死。種暠到營所，先宣恩信，誘降諸胡，其有不服，然後加討；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，悉遣還之；誠心懷撫，信賞分明，由是羌、胡皆來順服。暠乃去烽燧，除候望，邊方晏然無警；入為大司農。

孝桓皇帝上之下延熹二年（己亥，公元一五九年）

春，二月，鮮卑寇雁門。

蜀郡夷寇蠶陵。

三月，復斷刺史、二千石行三年喪。

夏，京師大水。

六月，鮮卑寇遼東。

梁皇后恃姊、兄廕勢，恣極奢靡，兼倍前世，專寵妒忌，六宮莫得進見。及太后崩，恩寵頓衰。後既無嗣，每宮人孕育，鮮得全者。帝雖迫畏梁冀，不敢譴怒，然進御轉希，後益憂恚。秋，七月，丙午，皇后梁氏崩。乙丑，葬懿獻皇后於懿陵。梁冀一門，前後七侯，三皇后，六貴人，二大將軍，夫人、女食邑稱君者七人，尚公主者三人，其餘卿、將、尹、校五十七人。冀專擅威柄，凶恣日積，宮衛近侍，並樹所親，禁省起居，纖微必知。其四方調發，歲時貢獻，皆先輸上第於冀，乘輿乃其次焉。吏民繼貨求官、請罪者，道路相望。百官遷召，皆先到冀門箋檄謝恩，然後敢詣尚書。下邳吳樹為宛令，之官辭冀，冀賓客布在縣界，以情托樹，樹曰：「小人奸蠹，比屋可誅。明將軍處上將之位，宜崇賢善以補朝闕。自侍坐以來，未聞稱一長者，而多托非人，誠非敢聞！」冀嘿然不悅。樹到縣，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。樹後為荊州刺史，辭冀，冀鴆之，出，死車上。遼東太守侯猛初拜，不謁冀，冀托以它事腰斬之。郎中汝南袁著，年十九，詣闕上書曰：「夫四時之運，功成則退，高爵厚寵，鮮不致災。今大將軍位極功成，可為至戒，宜遵縣車之禮，高枕頤神。傳曰：『木實繁者披枝害心。』若不抑損盛權，將無以全其身矣！」冀聞而密遣掩捕，著乃變易姓名，托病偽死，結蒲為人，市棺殯送。冀知其詐，求得，笞殺之。太原郝絜、胡武，好危言高論，與著友善，絜、武嘗連名奏記三府，薦海內高士，而不詣冀。冀追怒之，敕中都官稱檄禽捕，遂誅下家，死者六十餘人。絜初逃亡，知不得免，因輿梓奏書冀門，書入，仰藥而死，家乃得全。安帝嫡母耿貴人薨，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，不能得，冀怒，並族其家十餘人。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，琦作《外戚箴》、《白鵠賦》以風，冀怒。琦曰：「昔管仲相齊，樂聞譏諫之言；蕭何佐漢，乃設書過之吏。今將軍屢世台輔，任齊伊、周，而德政未聞，黎元塗炭，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，反欲鉗塞士口，杜蔽主聽，將使玄黃改色、馬鹿易形乎！」冀無以對，因遣琦歸。琦懼而亡匿，冀捕得，殺之。

冀秉政幾二十年，威行內外，天子拱手，不得有所親與，帝既不平之；及陳授死，帝愈怒。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宣，生女猛，香卒，宣更適梁紀；紀，孫壽之舅也。壽以猛色美，引入掖庭，為貴人，冀欲認猛為其女，易猛姓為梁。冀恐猛姊婿議郎邴尊沮敗宣意，遣客刺殺之。又欲殺宣，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，冀客登赦屋，欲入宣家，赦覺之，鳴鼓會眾以告宣。宣馳入白帝，帝大怒，因如廁，獨呼小黃門史唐衡，問：「左右與外捨不相得者，誰乎？」衡對：「中常侍單超、小黃門史左心官與梁不疑有隙；中

常侍徐璜、黃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捨放橫，口不敢道。」於是帝呼超、心官入室，謂曰：「梁將軍兄弟專朝，迫脅內外，公卿以下，從其風旨，今欲誅之，於常侍意如何？」超等對曰：「誠國奸賊，當誅日久；臣等弱劣，未知聖意如何耳。」帝曰：「審然者，常侍密圖之。」對曰：「圖之不難，但恐陛下腹中狐疑。」帝曰：「奸臣脅國，當伏其罪，何疑乎！」於是更召璜、瑗等，五人共定其議，帝齧超臂出血為盟。超等曰：「陛下今計已決，勿復更言，恐為人所疑。」

冀心疑超等，八月，丁丑，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，以防其變。具瑗敕吏收惲，以「輒從外入，欲圖不軌。」帝御前殿，召諸尚書入，發其事，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、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，斂諸符節送省中，使具瑗將左右廄騶、虎賁、羽林、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，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，使光祿勳袁□於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，徙封比景都鄉侯。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；不疑、蒙先卒。悉收梁氏、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，無長少皆棄市；它所連及公卿、列校、刺史、二千石，死者數十人。太尉胡廣、司徒韓縯、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，不衛宮，止長壽亭，減死一等，免為庶人。故吏、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，朝廷為空。是時，事猝從中發，使者交馳，公卿失其度，官府市裡鼎沸，數日乃定；百姓莫不稱慶。收冀財貨，縣官斥賣，合三十餘萬萬，以充王府用，減天下稅租之半，散其苑囿，以業窮民。

壬午，立梁貴人為皇后，追廢懿陵為貴人塚。帝惡梁氏，改皇后姓為薄氏，久之，知為鄧香女，乃複姓鄧氏。

詔賞誅梁冀之功，封單超、徐璜、具瑗、左心官、唐衡皆為縣侯，超食二萬戶，璜等各萬餘戶，世謂之五侯。仍以心官、衡為中常侍。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為亭侯。

以大司農黃瓊為太尉，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為司徒，大鴻臚梁國盛允為司空。是時，新誅梁冀，天下想望異政，黃瓊首居公位，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污，至死徙者十餘人，海內翕然稱之。

瓊辟汝南范滂。滂少厲清節，為州裡所服。嘗為清詔使，案察冀州，滂登車攬轡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守令臧污者，皆望風解印綬去；其所舉奏，莫不厭塞眾議。會詔三府掾屬舉謠言，滂奏刺史、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。尚書責滂所劾猥多，疑有私故。滂對曰：「臣之所舉，自非叨穢奸暴，深為民害，豈以污簡札哉！間以會日迫促，故先舉所急，其未審者，方更參實。臣聞農夫去草，嘉谷必茂；忠臣除奸，王道以清。若臣言

有貳，甘受顯戮！」尚書不能詰。

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，豫章徐稚、彭城姜肱、汝南袁閎、京兆韋著，潁川李曇。帝悉以安車、玄纁備禮征之，皆不至。稚家貧，常自耕稼，非其力不食，恭儉義讓，所居服其德；屢辟公府，不起。陳蕃為豫章太守，以禮請署功曹；稚不之免，既謁而退。蕃性方峻，不接賓客，唯稚來，特設一榻，去則縣之。後舉有道，家拜太原太守，皆不就。稚雖不應諸公之辟，然聞其死喪，輒負笈赴吊。常於家豫炙雞一隻，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干，以裹雞，逕到所赴塚隧外，以水漬綿，使有酒氣，斗米飯，白茅為藉。以雞置前，醊酒畢，留謁則去，不見喪主。

肱與二弟仲海、季江俱以孝友著聞，常同被而寢，不應徵聘。肱嘗與弟季江俱詣郡，夜於道為盜所劫，欲殺之，肱曰：「弟年幼，父母所憐，又未聘娶，願殺身濟弟。」季江曰：「兄年德在前，家之珍寶，國之英俊，乞自受戮，以代兄命。」盜遂兩釋焉，但掠奪衣資而已。既至，郡中見肱無衣服，怪問其故，肱托以它辭，終不言盜。盜聞而感悔，就精廬求見征君，叩頭謝罪，還所略物。肱不受，勞以酒食而遣之。帝既征肱不至，乃下彭城，使畫工圖其形狀。肱臥於幽暗，以被韜面，言患眩疾，不欲出風，工竟不得見之。

閎，安之玄孫也，苦身修節，不應辟召。著隱居講授，不修世務。曇繼母酷烈，曇奉之逾謹，得四時珍玩，未嘗不先拜而後進，鄉里以為法。

帝又征安陽魏桓，其鄉人勸之行，桓曰：「夫干祿求進，所以行其志也。今後宮千數，其可損乎？廄馬萬匹，其可減乎？左右權豪，其可去乎？」皆對曰：「不可。」桓乃慨然歎曰：「使桓生行死歸，於諸子何有哉！」遂隱身不出。

帝既誅梁冀，故舊恩敵，多受封爵：追贈皇后父鄧香為車騎將軍，封安陽侯；更封後母宣為昆陽君，兄子康、秉皆為列侯，宗族皆列校、郎將，賞賜以巨萬計。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，帝賜爵關內侯，又托以與議誅冀，進封高鄉侯；又封小黃門劉普、趙忠等八人為鄉侯。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。五侯尤貪縱，傾動內外。時災異數見，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，移副三府曰：「梁冀雖持權專擅，虐流天下，今以罪行誅，猶召家臣扼殺之耳，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；高祖聞之，得無見非！西北列將，得無解體！孔子曰：『帝者，諦也。』今官位錯亂，小人諂進，財貨公行，政化日損；尺一拜用，不經御省，是帝欲不謗乎！」帝得奏震怒，下有司逮雲，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，使中常侍

管霸與御史、廷尉雜考之。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，上書「願與雲同日死」，帝愈怒，遂並下廷尉。大鴻臚陳蕃上疏曰：「李雲所言，雖不識禁忌，幹上逆旨，其意歸於忠國而已。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，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，今日殺雲，臣恐剖心之譏，復議於世矣！」太常楊秉、雒陽市長沐茂、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。帝恚甚，有司奏以為大有敬。詔切責蕃、秉，免歸田裡，茂、資貶秩二等。時帝在濯龍池，管霸奏雲等事，霸跪言曰：「李雲野澤愚儒，杜眾郡中小吏，出於狂戇，不足加罪。」帝謂霸曰：「『帝欲不諦』，是何等語，而常侍欲原之邪！」顧使小黃門可其奏，雲、眾皆死獄中，於是嬖寵益橫。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，乃稱疾不起，上疏曰：「陛下即位以來，未有勝政，諸梁秉權，豎宦充朝，李固、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，而李雲、杜眾復以直道繼踵受誅，海內傷懼，益以怨結，朝野之人，以忠為諱。尚書周永，素事梁冀，假其威勢，見冀將衰，乃陽毀示忠，遂因奸計，亦取封侯。又，黃門挾邪，群輩相黨，自冀興盛，腹背相親，朝夕圖謀，共構奸軌；臨冀當誅，無可設巧，復記其惡以要爵賞。陛下不加清征，審別真偽，復與忠臣並時顯封，使朱紫共色，粉墨雜糅，所謂抵金玉於沙礫，碎珪璧於泥塗，四方聞之，莫不憤歎。臣世荷國恩，身輕位重，敢以垂絕之日，陳不諱之言。」書奏，不納。

冬，十月，壬申，上行幸長安。

中常侍單超疾病；壬寅，以超為車騎將軍。

十二月，己巳，上還自長安。燒當、燒何、當煎、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，護羌校尉段穎擊破之，追至羅亭，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，獲生口萬餘人。

詔復以陳蕃為光祿勳，楊秉為河南尹。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，負勢貪放。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，得臧五六千萬，種即奏匡，並以劾超。匡窘迫，賂客任方刺羽。羽覺其奸，捕方，囚系雒陽。匡慮楊秉窮竟其事，密令方等突獄亡走。尚書召秉詰責，秉對曰：「方等無狀，釁由單匡，乞檻車征匡，考核其事，則奸慝蹤緒，必可立得。」秉竟坐論作左校。時泰山賊叔孫無忌寇暴徐、兗，州郡不能討，單超以是陷第五種，坐徙朔方；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，蓄怒以待之。種故吏孫斌知種必死，結客追種，及於太原，劫之以歸，亡命數年，會赦得免。種，倫之曾孫也。

是時，封賞逾制，內寵猥盛。陳蕃上疏曰：「夫諸侯上象四七，藩屏上國；高祖之約，非功臣不侯。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，更爵尚書令黃俊先人之絕封。近習以

非義授邑，左右以無功傳賞，至乃一門之內，侯者數人，故緯象失度，陰陽謬序。臣知封事已行，言之無及，誠欲陛下從是而止。又，采女數千，食肉衣綺，脂油粉黛，不可貲計。鄙諺言『盜不過五女門』，以女貧家也；今後宮之女，豈不貧國乎！」帝頗采其言，為出宮女五百餘人，但賜俊爵關內侯，而封萬世南鄉侯。

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：「朕何如主也？」對曰：「陛下為漢中主。」帝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對曰：「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，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，可與為非。」帝曰：「昔朱雲廷折欄檻，今侍中面稱朕違，敬聞闕矣。」拜五官中郎將，累遷大鴻臚。會客星經帝坐，帝密以問延，延上封事曰：「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，封為通侯，恩重公卿，惠豐宗室；加頃引見，與之對博，上下□葉黷，有虧尊嚴。臣聞之，帝左右者，所以咨政德也。善人同處，則日聞嘉訓；惡人從游，則日生邪情。惟陛下遠讒諛之人，納謇謇之士，則災變可除。」帝不能用。延稱病，免歸。

孝桓皇帝上之下延熹三年（庚子，公元一六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申，赦天下，詔求李固後嗣。初，固既策罷，知不免禍，乃遣三子基、茲、燮皆歸鄉里，時燮年十三，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，見二兄歸，具知事本，默然獨悲曰：「李氏滅矣！自太公已來，積德累仁，何以遇此！」密與二兄謀，豫藏匿燮，託言還京師，人咸信之。有頃，難作，州郡收基、茲，皆死獄中。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：「君執義先公，有古人之節；今委君以六尺之孤，李氏存滅，其在君矣！」成乃將燮乘江東下，入徐州界，變姓名為酒家傭，而成賣卜於市，各為異人，陰相往來。積十餘年，梁冀既誅，燮乃以本末告酒家，酒傢具車重厚遣之，燮皆不受，遂還鄉里，追行喪服，姊弟相見，悲感傍人。姊戒燮曰：「吾家血食將絕，弟幸而得濟，豈非天邪！宜杜絕眾人，勿妄往來，慎無一言加於梁氏！加梁氏則連主上，禍重至矣，唯引咎而已。」燮謹從其誨。後王成卒，燮以禮葬之，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。

丙午，新豐侯單超卒，賜東園秘器，棺中玉具；及葬，發五營騎士、將作大匠起塚塋。其後四侯轉橫，天下為之語曰：「左回天，具獨坐，徐臥虎，唐雨墮。」皆競起第宅，以華侈相尚，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，兄弟姻戚，宰州臨郡，辜較百姓，與盜無異，虐遍天下；民不堪命，故多為盜賊焉。

中常侍侯覽，小黃門段珪，皆有田業近濟北界，僕從賓客，劫掠行旅。濟北相滕延，一切收捕，殺數十人，陳屍路衢。覽、珪以事訴帝，延坐征詣廷尉，免。

左心官兄勝為河東太守，皮氏長京兆岐恥之，即日棄官西歸。唐衡兄玹為京兆尹，素與岐有隙，收岐家屬宗親，陷以重法，盡殺之。岐逃難四方，靡所不歷，自匿姓名，賣餅北海市中；安丘孫嵩見而異之，載與俱歸，藏於復壁中。及諸唐死，遇赦，乃敢出。

閏月，西羌餘眾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，晨，薄校尉段熲軍。熲下馬大戰，至日中，刀折矢盡，虜亦引退。熲追之，且鬥且行，晝夜相攻，割肉食雪，四十餘日，遂至積石山，出塞二千餘里，斬燒何大帥，降其餘眾而還。

夏，五月，甲戌，漢中山崩。

六月，辛丑，司徒祝恬薨。

秋，七月，以司空盛允為司徒，太常虞放為司空。

長沙蠻反，屯益陽，零陵蠻寇長沙。

九真餘賊屯據日南，眾轉強盛；詔復拜桂陽太守夏方為交趾刺史。方威惠素著，冬，十一月，日南賊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。

勒姐、零吾種羌圍允街；段熲擊破之。

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；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。詔征皇甫規，拜泰山太守。規到官，廣設方略，寇虜悉平。

孝桓皇帝上之下延熹四年（辛丑，公元一六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酉，南宮嘉德殿火；戊子，丙署火。

大疫。

二月，壬辰，武庫火。

司徒盛允免，以大司農種暠為司徒。

三月，太尉黃瓊免；夏，四月，以太常沛國劉矩為太尉。初，矩為雍丘令，以禮讓化民；有訟者，常引之於前，提耳訓告，以為忿恚可忍，縣官不可入，使歸更思。訟者感之，輒各罷去。

甲寅，封河間孝王子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，奉孝王后。

五月，辛酉，有星孛於心。

丁卯，原陵長壽門火。

己卯，京師雨雹。

六月，京兆、扶風及涼州地震。

庚子，岱山及博尤來山並頹裂。

己酉，赦天下。

司空虞放免，以前太尉黃瓊為司空。

犍為屬國夷寇鈔百姓。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。

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反，寇三輔。

秋，七月，京師雩。

減公卿已下奉，貸王侯半租，占賣關內侯、虎賁、羽林緹騎、營士、五大夫錢各有差。

九月，司空黃瓊免，以大鴻臚東萊劉寵為司空。

寵常為會稽太守，簡除煩苛，禁察非法，郡中大治；征為將作大匠。山陰縣有五六老叟，

自若邪山谷間出，人繼百錢以送寵曰：「山谷鄙生，未嘗識郡朝，它守時，吏發求民間，至夜不絕，或狗吠竟夕，民不得安。自明府下車以來，狗不夜吠，民不見吏；年老遭值聖明，今聞當見棄去，故自扶奉送。」寵曰：「吾政何能及公言邪！勤苦父老！」為人選一大錢受之。

冬，先零、沈氐羌與諸種羌寇並、涼二州，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。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，稽固熲軍，使不得進；義從役久戀鄉舊，皆悉叛歸。郭閎歸罪於熲，熲坐征下獄，輸作左校，以濟南相胡閎代為校尉。胡閎無威略，羌遂陸梁，覆沒營塢，轉相招結，唐突諸郡，寇患轉盛。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：「今猾賊就滅，泰山略平，復聞群羌並皆反逆。臣生長邠岐，年五十有九，昔為郡吏，再更叛羌，豫籌其事，有誤中之言。臣素有痼疾，恐犬馬齒窮，不報大恩，願乞冗官，備單車一介之使，勞來三輔，宣國威澤，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。臣窮居孤危之中，坐觀郡將已數十年，自鳥鼠至於東岱，其病一也。力求猛敵，不如清平；勤明孫、吳，未若奉法。前變未遠，臣誠戚之，是以越職盡其區區。」詔以規為中郎將，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。十一月，規擊羌，破之，斬首八百級。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，相勸降者十餘萬。

孝桓皇帝上之下延熹五年（壬寅，公元一六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午，南宮丙署火。

三月，沈氐羌寇張掖、酒泉。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，共討隴右，而道路隔絕，軍中大疫，死者十三四。規親入庵廬，巡視將士，三軍感悅。東羌遂遣使乞降，涼州復通。先是安定太守孫俊受取狼藉，屬國都尉李翕、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，涼州刺史郭閎、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，而皆倚恃權貴，不遵法度。規到，悉條奏其罪，或免或誅。羌人聞之，翕然反善，沈氐大豪滇昌、饑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。

夏，四月，長沙賊起，寇桂陽、蒼梧。

乙丑，恭陵東闕火。戊辰，虎賁掖門火。五月，康陵園寢火。

長沙、零陵賊入桂陽、蒼梧、南海，交趾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，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募兵討之，不能克。

乙亥，京師地震。

甲申，中藏府丞祿署火。秋，七月，己未，南宮承善闥火。

鳥吾羌寇漢陽，隴西、金城諸郡兵討破之。

艾縣賊攻長沙郡縣，殺益陽令，眾至萬餘人；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，軍敗，睦、度奔走。零陵蠻亦反。冬，十月，武陵蠻反，寇江陵，南郡太守李肅奔走，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：「蠻夷見郡無儆備，故敢乘間而進。明府為國大臣，連城千里，舉旗鳴鼓，應聲十萬，奈何委符守之重，而為逋逃之人乎！」肅拔刃向爽曰：「掾促去！太守今急，何暇此計！」爽抱馬固諫，肅遂殺爽而走。帝聞之，征肅，棄市；度、睦減死一等；復爽門閭，拜家一人為郎。

尚書朱穆舉右校令山陽度尚為荊州刺史。辛丑，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，將兵十餘萬討武陵蠻。先是，所遣將帥，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，往往抵罪，緄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。尚書朱穆奏「緄以財自嫌，失大臣之節；」有詔勿劾。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，拜從事中郎。十一月，緄軍至長沙，賊聞之，悉詣營乞降。進擊武陵蠻夷，斬首四千餘級，受降十餘萬人，荊州平定。詔書賜錢一億，固讓不受，振旅還京師，推功於應奉，薦以為司隸校尉；而上書乞骸骨，朝廷不許。

溮那羌寇武威、張掖、酒泉。

太尉劉矩免，以太常楊秉為太尉。

皇甫規持節為將，還督鄉里，既無它私惠，而多所舉奏，又惡絕宦官，不與交通。於是中外並怨，遂共誣規貨賂群羌，令其文降，帝璽書誚讓相屬。

規上書自訟曰：「四年之秋，戎丑蠢戾，舊都懼駭，朝廷西顧。臣振國威靈，羌戎稽首，所省之費一億以上。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，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，然比方先事，庶免罪悔。前踐州界，先奏孫俊、李翕、張稟；旋師南征，又上郭閎、趙熹，陳其過惡，執據大辟。凡此五臣，支黨半國，其餘墨綬下至小吏，所連及者復有百餘。吏托報將之怨，子思復父之恥，載贲馳車，懷糧步走，交構豪門，競流謗讟，雲臣私報諸羌，讎以錢貨。若臣以私財，則家無擔石；如物出於官，則文簿易考。就臣愚惑，信如言者，前世尚遺

匈奴以宮姬，鎮烏孫以公主；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，則良臣之才略，兵家之所貴，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！自永初以來，將出不少，覆軍有五，動資巨億，有旋車完封，寫之權門，而名成功立，厚加爵封。今臣還督本土，糾舉諸郡，絕交離親，戮辱舊故，眾謗陰害，固其宜也！」

帝乃征規還，拜議郎，論功當封；而中常侍徐璜、左心官欲從求貨，數遣賓客就問功狀，規終不答。璜等忿怒，陷以前事，下之於吏。官屬欲賦斂請謝，規誓而不聽，遂以餘寇不絕，坐系廷尉，論輸左校。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，會赦，歸家。

孝桓皇帝上之下延熹六年（癸卯，公元一六三年）

春，二月，戊午，司徒種暠薨。

三月，戊戌，赦天下。

以衛尉潁川許栩為司徒。

夏，四月，辛亥，康陵東署火。

五月，鮮卑寇遼東屬國。

秋，七月，甲申，平陵園寢火。

桂陽賊李研等寇郡界，武陵蠻復反。太守陳奉討平之。宦官素惡馮緄，八月，緄坐軍還盜賊復發，免。

冬，十月，丙辰，上校獵廣成，遂幸函谷關、上林苑。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：「安平之時，游畋宜有節，況今有三空之厄哉！田野空，朝廷空，倉庫空。加之兵戎未戢，四方離散，是陛下焦心毀顏，坐以待旦之時也，豈宜揚旗曜武，騁心輿馬之觀乎！又前秋多雨，民始種麥，今失其勸種之時，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，非賢聖恤民之意也。」書奏，不納。

十一月，司空劉寵免。十二月，以衛尉周景為司空。景，榮之孫也。時宦官方熾，景與

太尉楊秉上言：「內外吏職，多非其人。舊典，中臣子弟，不得居位秉勢；而今枝葉賓客，布列職署，或年少庸人，典據守宰；上下忿患，四方愁毒。可遵用舊章，退貪殘，塞災謗。請下司隸校尉、中二千石、城門、五營校尉、北軍中候，各實核所部；應當斥罷，自以狀言三府，兼察有遺漏，續上。」帝從之。於是秉條奏牧、守、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，或死或免，天下莫不肅然。

詔征皇甫規為度遼將軍。初，張奐坐梁冀故吏，免官禁錮，凡諸交舊，莫敢為言；唯規薦舉，前後七上，由是拜武威太守。及規為度遼，到營數月，上書薦奐，「才略兼優，宜正元帥，以從眾望。若猶謂愚臣宜充舉事者，願乞冗官，以為奐副。」朝廷從之。以奐代規為度遼將軍，以規為使匈奴中郎將。

西州吏民守闕為前護羌校尉段熲訟冤者甚眾，會滇那等諸種羌益熾，涼州幾亡，乃復以熲為護羌校尉。

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，上疏曰：「按漢故事，中常侍參選士人，建武以後，乃悉用宦者。自延平以來，浸益貴盛，假貂璫之飾，處常伯之任，天朝政事，一更其手。權傾海內，寵貴無極，子弟親戚，並荷榮任。放濫驕溢，莫能禁御，窮破天下，空竭小民。愚臣以為可悉罷省，遵復往初，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，以補其處，即兆庶黎萌，蒙被聖化矣！」帝不納。後穆因進見，復口陳曰：「臣聞漢家舊典，置侍中、中常侍各一人，省尚書事；黃門侍郎一人，傳發書奏；皆用姓族。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，不接公卿，乃以閹人為常侍，小黃門通命兩宮。自此以來，權傾人主，窮困天下，宜皆罷遣，博選耆儒宿德，與參政事。」帝怒，不應。穆伏不肯起，左右傳「出！」良久，乃趨而去。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。穆素剛，不得意，居無幾，憤懣發疽卒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